

阿兰·罗伯-格里耶
A. Robbe-Grillet

窥 视 者

L e V o y e u r

郑永慧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阿 兰 · 罗 伯 - 格 里 耶

A. Robbe-Grillet

窥 视 者

L e

V o y e u r

郑永慧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窥视者 / (法) 罗伯—格里耶 (Robbe-Grillet, A.) 著;
郑永慧译. —2 版.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7

(罗伯—格里耶作品)

书名原文: Le voyeur

ISBN 978-7-5447-0288-1

I. 窥... II. ①罗...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 45

Copyright © 1955 by Les Editions de Minui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s Editions de Minuit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038 号

- | | |
|------|--------------------------------------|
| 书 名 | 窥视者 |
| 作 者 | [法国] 阿兰·罗伯—格里耶 |
| 译 者 | 郑永慧 |
| 责任编辑 | 韩沪麟 |
| 原文出版 |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55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
| 电子信箱 | yilin@yilin.com |
| 网 址 | http:// www.yilin.com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 |
| 印 刷 |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
| 开 本 | 718 × 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3.5 |
|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47-0288-1 |
| 定 价 | 18.00 元 |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之一。

1922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1945年毕业于法国国立农艺学院，获得农艺工程师证书，在国家统计院及殖民地热带水果研究所工作，曾到非洲各地从事水果研究。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发表成名作《橡皮》，1955年因发表《窥视者》获当年法国评论家奖。之后，他在巴黎午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同时从事写作及摄制电影。他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1961)由法国新浪潮电影著名导演阿兰·雷奈摄制成电影，获得同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他认为电影艺术比小说更适于客观地记录事物的世界，因此从六十年代起创作并导演《欧洲快车》、《撒谎的人》、《欲念浮动》、《使人疯狂的噪音》等。他在1963年单独摄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获路易·德吕克电影奖。

二十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不可捉摸的，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心都像是迷宫。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

——阿兰·罗伯-格里耶

格里耶作品

橡皮
Les Gommes (1953)

窥视者
Le Voyeur (1955)

嫉妒
La Jalousie (1957)

去年在马里安巴
L' 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961)

译 序

阿兰·罗伯—格里耶 1921 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主要作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五十年代初期，在法国风行一时的是马尔罗、萨特、加缪等人的小说，这些小说多以爱情、宗教、政治、道德等作主题，有人物，有连贯的情节，有为主题服务的环境描写，总之，大体还是保持传统的小说写法。到五十年代中期，作为这种潮流的反动，出现了传统小说的反对派；这一派作家认为：小说家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不应作任何处理和安排，也不应作任何解释，只能任由事物和行动以自己的存在而取得别人的承认，哪怕是吃饭中间的一场谈话也好，中学教室里所发生的情况也好，作家的任务只限于将客观事物记录下来。记录时可以不理睬情节的连贯性，不按照故事发展的正常时序。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现实、梦境、回忆、幻觉和潜意识，都交杂在一起，可以任意跳跃。这些作家认为描写事物比描写人更为重要，他们把物放在人之上，描写物时十分细致精准，丝毫不差，但到要接触人物本身的地方就戛然而止，甚至不惜放弃对人的描写。巴尔扎克笔下的详尽的环境描写最终总是归结到有助于对人物

的理解，或者帮助情节的发展，而这些“新小说派”的作家则不然，他们对物的描写是独立的，与故事情节脱离的，或者说，是物的描写构成了情节。他们又认为通常妨碍人们认识事物真相的，是作家所使用的词汇，这些词汇往往充满了作家的主观情感，所以描写出来的往往是作家的情绪而不是事物本身，因而他们尽可能地使用“没有个性的”、“中性的”词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忠实地把世界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眼前，才能探索深刻的现实和事物的真正秘密。由于他们使用的写作手法同传统的小说写法完全相反，所以被称为“新小说派”或“反传统小说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纳塔丽·萨罗特和米歇尔·比托尔。

1953年阿兰·罗伯—格里耶出版《橡皮》，纳塔丽·萨罗特出版《马尔特罗》；1954年米歇尔·比托尔出版《米兰通道》；1955年阿兰·罗伯—格里耶出版《窥视者》；1956年米歇尔·比托尔出版《时间表》；1957年阿兰·罗伯—格里耶出版《嫉妒》，米歇尔·比托尔出版《变化》；1969年纳塔丽·萨罗特出版《生死之间》，等等。

新小说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六十年代后期，作品销路倍增，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遍及欧美。

《窥视者》出版后获得法国1955年的“评论家奖”。内容是叙述一个旅行推销员马第雅思回到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小岛上兜售手表，在挨户访问顾客时，他得知一个十三岁的牧羊女雅克莲行为不端，而这个雅克莲

的外表同他的女友维奥莱极为相似。这天牧羊女正在海边僻静处放羊，马弟雅思骑自行车经过，下车用拾来的绳子将雅克莲捆绑，强奸后杀死，将尸首推入海中。尸首被发现后，马弟雅思心虚，回到出事地点毁灭物证，却发现他的犯罪经过已被雅克莲的男友，十八岁的于连窥见。于连当面揭发马弟雅思说谎，证实他目睹犯罪经过，但是却没有告发马弟雅思。马弟雅思安然在小岛上住了两天，然后乘船回到大陆，逍遥法外。

书名《窥视者》，系指窥见马弟雅思犯罪，却又不予告发的于连而言。本书写法也是重物不重人，事物和行为的存在是主要的，人物和情节的连贯是次要的，所以往往从一个片段突然跳到另一个片段，有些人物和情节没有交代，给人以朦胧的感觉。这种新的小说手法，是否能够深刻地发掘事物的真实，找出一个前人未曾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世界呢？还是仅仅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生活动荡不安、变幻多端，青年一代精神上空虚与苦闷，因而追求新奇与刺激呢？读者阅读这部小说以后，必然可以作出自己的正确结论来。

1

那一声汽笛仿佛所有的旅客都没有听见似的。

汽笛又响了一次，声音尖锐而悠长，接着又迅速地响了三次，猛烈得要震破耳膜——猛烈得没有目的，没有效果。像第一次汽笛声一样，谁也没有因此发出一声喊叫，因此后退一步；旅客们脸上的肌肉连动也没有动。

一排排固定的、平行的、紧张而且几乎带点焦急的视线，正在越过——或者说竭力企图越过——那一片还间隔在它们和它们的目标之间的逐渐缩小的空间。旅客们一个挨一个，以同样的姿势昂着头。轮船悄无声息地喷出最后一股烟；这股烟很浓，在人们的头上构成蘑菇状的羽饰，可是马上就消散了。

在这股烟的后面，离人群没多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对轮船靠岸漠不关心的旅客。汽笛声既没有引起他注意，也没有减弱其余旅客的兴奋。他和其他人一样站着，躯

干和四肢都是僵直的；他的眼睛望着地面。

他经常听到人们向他说起这件事：二十五年前或者三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有一只很大的硬纸盒，原来是装鞋子的，他却用来收藏他所搜集的一股股小绳子。他并不是任何小绳子都收藏：质量低劣的他不要；用得太过旧、走了样或者脱了线的不要；太短而又派不了什么用场的也不要。

他面前的这股小绳子一定符合他的需要。这是一条很好的小麻绳，一点儿没毛病，被人小心地卷成8字形，在交错的地方还密密地绕了几圈。它一定很长：起码有一公尺，甚至两公尺。一定是什么人把它卷起来留待将来使用，或者准备收藏，后来不小心遗落在那里的。

马弟雅思弯下身去捡绳子。当他直起腰来的时候，发觉右边离他没几步路的地方，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严肃地注视着他；她的两只大眼睛安静地望着他。他微微地笑了笑，可是她并没有报以同样的笑容；过了几秒钟，他才看见她的眼珠转向他的胸前，望着他拿在手里的这根绳子。他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股小绳子，并没有感到失望。这真是件很好的收获：绳子表面光洁度恰到好处，绞得精细而整齐，显然十分结实。

一刹那间，他似乎认出了这根小绳子原是他自己在很久以前遗失的东西。过去一定有过这么一根一模一样的小绳子曾经在他的心目中占据过很重要的位置。是不是和别的小绳子一起藏在鞋盒里的那一根呢？他的回忆马上转向一片阴沉沉的雨天景色，而小绳子在那种景况下是无关紧要的。

这根小绳子，他本来只要放进衣袋就行了。可是他

刚一移动臂膀，就停住了这个动作，开始察看着自己的手，臂膀仍然犹豫不决地半屈着。他看见自己的指甲太长，这是他早已知道了的。他还发现指甲长得过分尖细，当然这并不是他故意削成的。

女孩子始终朝他这边望着。可是很难断定她究竟是望着他，还是望着他背后的什么东西，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望；她的眼睛似乎睁得太大，以至于不可能集中在一件孤立的物体上，除非这件物体的体积非常庞大。她一定是在凝视着大海。

马弟雅思放下臂膀。发动机突然停了。轮船的震动霎时停止，启航以来一直伴随着轮船前进的那种闹声也就同时消失了。全体乘客都保持沉默，动也不动，互相摩肩接踵地站在拥挤不堪的舱旁走道的入口处；他们马上就要从这里下船。他们作好下船准备已经好一会儿，大多数人手里都提着行李。大家的脸都转向左边，眼睛盯着防波堤的堤面；堤面上有二十个人左右挤在一起，同样地沉默、一动不动，正在打量着小轮船的乘客，找寻熟悉的面孔。岸上人的表情和船上的人一样：紧张，几乎带点焦急，同时又僵直和出奇地没有表情。

轮船向前淌去，只听见船身淌过时海水裂开、向船身两侧流去的声音。一只灰色的海鸥从船后飞来，速度稍稍超过船速；它在防波堤前面慢慢越过左舷，动也不动似地滑翔着，飞行高度和船桥一样高；它把头侧向一边，用一只眼睛向下窥探——一只浑圆的、毫无表情的眼睛。

电铃响了一下，机器又开动起来。轮船转了一个弧形的弯，慢慢地靠近码头。从另一边船舷上，可以望见

岸上的景物迅速地展现：首先是有黑白横条的、肥矮的灯塔，然后是半坍塌的要塞碉堡，蓄水船坞的水闸，堤岸上的一排排房屋。

“今天，船准时了。”一个人说。另一个人纠正：“差不多准时。”也可能先后说话的是同一个人。

马弟雅思看了看手表。渡海恰好用了三小时。电铃又响了；过了几秒钟，又响了一次。一只灰色的海鸥，和第一只一模一样，向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缓慢的速度，沿着同样的一条横弹道线飞翔；它稍侧着头，喙倾斜着指向地面，眼睛凝视不动。

轮船似乎不再向任何方向前进。可是船尾依然传来水流被螺旋桨猛烈搅动的声音。离船已经很近的防波堤，比甲板高出几公尺；现在一定是退潮的时候。轮船即将停泊的那个码头露出了下半截，这部分的桥面比较平滑，被水浸成褐色，一半布满绿色的藓苔。只要注意观察，就能看出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正在不知不觉地靠近轮船。

坡岸是一个倾斜的梯形物，由两个垂直的平面交切成锐角：一个平面是防波堤的笔直的堤壁，堤壁的末端和码头相接；另一个平面是通到防波堤上的斜桥桥面。斜桥在防波堤上由一条横线连接起来，直通码头。

由于透视的效果，码头看起来比实际距离要远些。它以自己为中心，沿着那条主线两旁伸出一束平行线，明显地勾画出一系列的矩形平面；在晨光的照耀下，这一块块矩形平面更显得清楚明晰。横的平面和直的平面互相间隔着：一块横的矩形平面是堤上围墙的墙顶，围墙建筑在防波堤临海的一边，保护着堤面的走道；另一块直的是围墙的内壁；又一块横的是堤面的走道；再一块

直的是没有遮护、径直插入港内水面的堤壁。两块直的平面笼罩在阴暗中；两块横的平面则被阳光照得闪亮——那就是全部围墙的墙顶和大部分堤面走道，只有走道上被围墙投影遮没了的那一条狭长地带是阴暗的。照理，在港内的水上还应该看得见全部建筑物的倒影，而且按照平行线的排列顺序来说，水面上还应该看得见通到码头去的笔直的堤壁的倒影。

到了防波堤的末端，建筑变得复杂起来；堤面分成两部分：近围墙一边是一条通向信号台的小路，另一部分就是插入水面的斜桥。引人注目的正是从侧面望见的这个斜桥的长方形剪影。旁边堤壁的影子把斜桥桥面按对角线切成两半，清楚明白地呈现出一个阴暗的三角形和一个明亮的三角形。

其余的平面是混浊不清的。由于港内的水不够平静，不可能看清防波堤的倒影。同样，防波堤的暗影在水面上只构成很不明确的一条长带，不断地被起伏的水面扯碎。堤面走道上围墙的倒影也逐渐和围墙的墙身连成一片。此外，走道和围墙上堆满了在太阳底下晒干的渔网、空箱子和高大的柳条篮子——那是些捕大虾和龙虾的篓子，采牡蛎的筐筐，捕蟹的笼子。奔过来接船的人群就在这些杂物堆中费劲地绕着路走。

行驶在退潮的水面上的轮船，船身的位置是那么低，以至于从甲板上简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防波堤的笔直堤壁。堤壁的上下两条横线形成透视线，一直通到码头，到了信号台前不远的地方，堤壁被停泊轮船的斜桥切断。斜桥是倾斜的，下半段的桥面比较光滑，被水浸成褐色，一半布满了绿色的苔藓。轮船和斜桥的距离始

终保持不变，让人感觉船身仿佛停止了前进。

可是只要仔细观察，就能看出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正在不知不觉地靠过来。

早晨的太阳像通常一样有点朦胧，几乎叫人分辨不出暗影——可是阳光仍然明亮得能够把这个斜桥分成对称的两半，一半比较阴暗，另一半比较明亮，形成一个尖嘴指向斜桥的下端，水在那里沿着斜坡升上来，在海藻中间拍击着。

小轮船逐渐挪近这个从阴影中浮现出来的三角形石坡；轮船的动作本身也是侧斜的，而且缓慢得愈来愈接近于完全停顿。

海水在斜桥的凹角里均衡地、有节奏地涨落着，虽然涨落的幅度和节奏有轻微的变化；肉眼可以看得出这些变化，但幅度总不超过十公分，节奏变化也只在二三秒之间。在斜桥的下端，大簇的绿色海藻随着海水的涨落，时而隐没，时而露出水面。不时有一个较强的回头浪打乱了海水有节奏的摇晃：两股水撞在一起，发一下清脆的打击声，进出的水花溅射到堤壁上较高的地方。这种回头浪的间隔距离显然是固定的，虽然间歇的时间有长有短。

轮船继续挪动，船边和斜桥的边保持平行；只要轮船继续沿着防波堤前进——或者假定它在继续前进——船和斜桥间还存在着的那段距离就会逐渐缩小。马弟雅思在设法找寻一个标记。在斜桥的凹角里，海水一涨一落地冲击着褐色的石头堤壁。这里离海岸已相当远，水面上再也看不见那些把港口弄得脏兮兮的零碎漂流物。斜桥脚下随着海浪时没时现的那些海藻——鲜洁而又光

亮，像从海底里捞起来的一样；它们大概从来不曾在水面上露出过很久时间的。每一个小小的波浪冲上的时候都要带上来一些松散的海藻，马上又带着它们后退，使得它们那纠缠在一起的带状根茎软绵绵地平摊在湿淋淋的石头上，顺着斜坡的方向躺着。不时有一个较强的浪头冲得高些，退下去时把一小潭闪着亮光的水遗留在石块的缝隙中，那一小潭水反映着天空，可是只经过短短的几秒钟就干涸了。

马弟雅思终于在斜桥背后的笔直的堤壁上找到了一个8字形符号；这符号刻得相当明显，可以用作标记。符号的位置恰好在他的对面，换句话说，再过去四五公尺就是那斜桥从堤壁那儿突出的所在，这标记就在那个所在的左面。一个浪潮涌来，把标记淹没了。他尽力不挪动眼睛，继续盯着标记原来的位置。三秒钟以后，他又看见了那个位置，可是他不能肯定他正在望着的就是那个标记：石头上还有别的凹凸的地方，样子看来完全像——也并不更像——他记忆中的那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圆圈。

有什么东西跌了下来浮在水面上，是从防波堤上扔下来的——是一个纸团，颜色和普通香烟壳子的颜色相同。在斜桥的凹角里，水涌了上来，恰好撞着从斜桥上冲下来的一个较猛的回头浪。这个有规律的冲击恰好发生在漂浮着蓝色纸团的地方，纸团在冲击声中被水淹没了；几滴水花溅射到陡峭的堤壁上，同时一个猛烈的激浪再一次淹没了那簇海藻，并且继续冲上去，直至淹没了石块间的缝隙。

浪头马上退走；柔软的海藻平摊在被水打湿的石头

上，一簇簇地朝着斜坡的方向并排躺着。在那个明亮的三角形里，一小潭水反映着天空。

那潭水还没有完全流光以前，水面的亮光突然昏暗下来，仿佛被一只大鸟飞过遮没似的。马弟雅思抬头仰望。一只冷酷的灰色海鸥从后面飞来，用同样缓慢的速度，又一次沿着横弹道线飞翔；两只翅膀动也不动，向两边展开，构成两个弧形，两个翅尖稍微下垂，头侧向右边，用一只浑圆的眼睛观察着水面——不是水面就是那条轮船，或者什么都不是。

从它们双方的位置看来，要说那潭水是被一只海鸥的投影遮没的，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在那个明亮的三角形里，石块之间的缝隙已经干了。波浪在斜桥的最下端涌上来，把海藻冲得向上翻倒。左边离开四五公尺的地方，马弟雅思看见了那个刻成8字形的标记。

那是一个横8字：两个圆圈大小相等，直径略小于十公分，两圆相切。在8字的中心，有一个微红色的瘤状物，长满了铁锈，很像以前在这里钉过一颗铁钉似的。过去可能有一颗螺旋钉扣着一只铁环，和堤壁垂直，退潮时浪头把铁环冲击得随意向左右摆动，日久天长，就在两边留下两个圆圈。这只铁环那时候一定是用来拴住缆索，让船只在码头前面停泊的。

可是铁环的位置太低，几乎经常被水淹没——有时甚至在水下几公尺。而且铁环的直径不大，和通常使用的缆索大小不相称，甚至小渔船的缆索也用不起来，看来只能用来拴住一些较粗的小绳子。马弟雅思把视线转了九十度角，望了望挤在一起的旅客，然后低下头来凝

视甲板。人们经常告诉他这件事：一个下雨天，父母把他独个儿留在屋子里，他没有动手做第二天要交的算术作业，却坐在屋后的窗户前面，花了整个下午画一只栖息在花园栅栏的一根木桩上的海鸥。

那是一个下雨天——表面上和别的雨天没有什么两样。他对着窗户坐着，靠着那张嵌进窗台里的沉重的桌子，拿了两本很厚的书垫在椅子上，这样双手可以伸得更远点用起笔来方便点。房间里无疑十分阴暗，大概只有桌面附近照到了足够的外来光线，使得上了蜡的橡木桌面闪耀发亮——可是也几乎没有发出什么亮光。练习簿里的一页白纸就是唯一的真正明亮的白点，也许还有孩子的脸——更严格点说，还有他的一双手。他坐在两本字典上面——大概已经坐了几个钟头。他的画差不多完成了。

房间里很阴暗。外边下着雨。那只肥大的海鸥动也不动地栖息在木桩上。他没有看见它飞来。他也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起就栖息在那里。通常海鸥是不会飞得这么靠近房屋的，即使在最坏的天气里也不会，虽然花园和海之间只隔着一片三百公尺的光秃秃的旷野。这片旷野高低起伏，通向海岸的一个凹口，凹口左边就是悬崖的崖脚。花园也无非是一块方形的荒地，每年在这里种些土豆，为了防止羊群闯进来，才用木桩钉上铁丝围起来。木桩过分粗大，毫无必要，说明原来不是派这种用途的。植在中央小径尽头的那根木桩比其余的更粗大，它所支持的那扇格子门却是轻便的。这根圆柱形木桩是一株松树树干，树皮还没剥干净，它那离地有一公尺半的顶端差不多是平坦的，正是海鸥最理想的栖息之所。海鸥露出身体侧面，头顺着栅栏的方向，一只眼望着海，另